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
盡癸卯宋仁宗嘉祐八年
凡二十年

學

申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
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
方外小有事臣等卽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
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
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
命魯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

主德

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發明

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鄙多故遂罷進講經筵久曠于茲有年昔漢光武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寧處而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義茲以西方小警久廢進講之規失之甚矣蓋自卽位之初書御經筵至是垂二十餘年僅克再見豈不深可惜哉故書復御旣喜之而又譏之也

荆王元儼卒

賢

元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順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爲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發明

書曰荆王元儼卒者爲天下得人之惜也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由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敎不本於學由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敎之於學由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敎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湏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仁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塲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

先試策問
重經濟也
清今不然

術願對大義
者試十道

廣義

分註載宋祁之論卽三代取
士之法備書於冊其美可知

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
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
族節度使屈烈皆
叛契丹降于元昊

宐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夏四月作太學

五月帝謁孔子

教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旣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大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先哲育賢才則得人以資國家之用崇

先哲則褒善以爲斯道之倡此皆治天下之善政而王者之盛心焉仁宗自三月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是月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爲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綱目特舉而備書之其予之之意有在矣

廣義

書曰帝謁孔子所以著仁宗尊師重道之美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党項契丹之藩服旣書叛以正其罪於前復書伐以定其

罪於後夏人納叛不爲無罪故書救者非
善詞也所以惡其助逆之非耳美惡不嫌

同詞其

義自見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
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
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
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鑱刀南安承
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
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
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
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

使聽淹言
北行必無
南渡之禍

終宋之世
城守無具
余靖一言
誤之也

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脩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發明

書元昊遣使來上表則其歸欵之誠與前上書者異矣故恕其跋扈不恭之心而特書遣使所以嘉其悔過而進之也雖然元昊之來上表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時方有事於契丹苟不求和於宋則南甘受敵自取敗亡耳故上一札之書以結中朝之好殊不知爲緩兵之計也使宋室君臣苟能知此併力伐之安有西顧之憂哉惜乎不足以語此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

巧佞之人推爲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發明

開寶寺塔乃太宗所建、以藏舍利者、其淫名無謂、莫此爲甚、歷朝因之而不能毀、深可惜也、大抵天地之間、一義氣之周流、開寶寺塔乃非義之建、非義之建、天必厭之、故一夕大火、焚燒俱盡、豈不快哉、凡人不能數而天毀之者、此類是也、

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

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劬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

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
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
母乃有
未至邪

廣義

文正功業不就、豈文正之不幸邪、仁
宗之不幸也、使得遂其初志、則宋國
不虛、而契丹西夏不
足平矣、嗚呼惜哉、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
默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
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
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

至德

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發明

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旱蝗雖由於天、其實則在乎人、苟能敬天恤民、則旱不爲災、蝗不爲厲、反是則災異之害民必矣、考之分註、帝苦旱蝗、憂及百姓、默禱上帝、願歸朕躬、庶幾有恐懼修省之心矣、故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仁宗其近之。

契丹初修國史○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

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爲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廣義

封建重事也。趙宋開國至此始封宗室。不亦後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知。不徧愛物。急先務也。鄭公有焉。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

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贐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發明

夷狄雖春秋所賤者，然能盡禮於中國，則未嘗不進之，如書荆人來聘之類是也。契丹惡夏納叛將，欲伐之，又恐名義不正，遣人來告，則其尊中國之心可見矣。因其來告，遣使報之，宋得體焉。綱目有中國夷狄交予之者，此類是也。

以富弼爲河東宣撫使

退